



大

营救

Da Ying Jiu

——抗战时期营救美军飞虎队大行动



姜继永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營救

Don Yang Ju

—A NOVEL BY DON YANG JU—



111

姜继永
著

Da Ying Jiu

大营救

——抗战时期营救美军飞虎队大行动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海涛

装帧设计:宋文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营救——抗战时期营救美军飞虎队大行动/姜继永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12-02630-1

I. 大... II. 姜... III. 抗日战争—中美关系—史料 IV.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796 号

大 营 救

——抗战时期营救美军飞虎队大行动

姜继永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99(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朝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1/16 印张:7.75 字数:115 千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2630-1/K·557

定 价:20.00 元

印 数:00001-03000

本书中部分作品因故未能与著作权人取得联系,请在见到书后与安徽人民出版社联系。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目 录

引 子	总统叙旧	(1)
第一篇	天外来客	(7)
第二篇	约翰历险	(33)
第三篇	东坪悲歌	(58)
第四篇	超级堡垒	(80)
第五篇	五十年后	(103)

引子 总统叙旧

200年前,美国第一艘商船航行6个月零7天,到达黄浦港,寻找贸易伙伴,中国人对他们还很陌生。

200年后,美国总统来到黄浦港,作了一篇象征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演讲。埋藏在人们胸中的友情,犹如节日的焰火,喷薄而出。

1984年4月29日,薄暮时分。

一抹殷红色的夕阳,从天上漫洒下来,高空浮现出一片玫瑰色的彩霞。晚风荡漾,黄浦江舒卷起一层层细碎的、轻柔的浪花。

晚9时,虹桥国际机场上,五光十色的导航灯此起彼伏地闪烁。一架银色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宽阔的停机坪上。

机门打开了,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里根。

他是美国的第40届总统,是继第37届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后,第二位访问这个大都市的美国总统。

4月30日,上海复旦大学高大的门头上,悬挂着4个大红灯笼,两边插了数面红绿黄各色彩旗。隆重欢迎贵宾。

迎宾曲的悠扬乐曲徐徐响起。风度翩翩的美国总统里根,踏着乐曲和掌声的节拍,走上了演讲台。

数百名师生将宽阔的会场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

虽已73岁高龄但还是满头黑发的里根,身穿一件深灰色毛呢大衣,雪白的内衣衣领,衬托出满面容光。

里根演讲的题目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这位博古通今、思想敏锐、口齿伶俐的总统,在数十分钟的演讲里,始终没有离开主题,深深地把师生们的情感引到了他那有血有肉的华章里。师生们的思想潮水,跟着他所叙述的中美双方主人公的命运起伏而起伏着,掀起一个又一个感情波澜。

里根拉开话题。他说:

“当二次大战法西斯日本席卷亚洲的时候,美国和中国并肩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两国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同盟国,美国曾

派出过部队帮助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师生们是知道这段历史的,大家以为里根要把美国的功劳炫耀一番,所以并不以为然。但里根也就只讲了这两句,这是个引子,而后抬起手指着坐满会堂的师生,说出一句:

“在座一定有人记得吧?”

这句既肯定又不肯定的话,一下将漠然的听众思绪调动起来,大家想听下文,都屏气凝神,静静等待。

里根接着说:

“第二次大战进入 1942 年,这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困难的时候。美国杜利特尔将军率领轰炸机队,飞越半个地球,来远东助战。当时有些飞行员,在中国上空机毁人伤。你们还记得这些年轻勇敢的飞行员吗?是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不让敌人发现,并照料他们,给他们包扎伤口,你们救了他们之中很多人的性命。”

里根的话音并不算高亢,倒是有几分悲壮,一字一句都紧扣着师生们的心弦。他们似乎听到杜利特尔率领的飞虎队隆隆的机声和一声声巨大的坠机的爆炸声,似乎看到中国人民冒死将一个个身负创伤、处于绝境的美国飞行员救出来并安全送出险境的场景。直到里根最后说:

“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这时,台下才轰然雷动,会场上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美国总统对这件事,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又把它说成是中美友谊的象征呢?

因为这件事,在美国历史上占据的位置太重要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不仅挽回了当时美国濒临败绩的局面,而且对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还是让我们来简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吧!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法西斯野蛮攻击中国卢沟桥驻军,中日战争爆发。

两年后的 9 月 1 日,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德国希特勒出兵侵占波兰,大不列颠和法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扩张,极大地损害了英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1941 年 7 月 26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冻结”所有日本资产。接着,英荷两国政府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美、英、荷三国同日本停止了

贸易,特别是石油贸易,这对88%消费石油靠进口的日本,无疑被别人卡住了喉管。

处于战争狂热中的日本军事集团,考虑了这个严酷的问题:说服美国取消禁运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

从太平洋上的海军综合实力相比,日本同美、英、荷旗鼓相当。在空军实力方面,日本陆军飞机总数为1500架;而美国在菲律宾群岛的作战飞机为307架,英国在马来亚有185架(大都是旧式的),荷兰在其领地里有144架。日本在飞机的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着优势。

综观同盟国与日本的力量,可以看出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是对日本的最大一个威胁,解决它才能解除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后患。

经过1年零4个月的酝酿准备,由6艘航空母舰组成的一支日本海军突击部队,经千岛群岛,绕了一个大圈子,人不知鬼不觉地从北面南下夏威夷群岛。航空母舰摸黑航行,于1941年12月7日凌晨,开到最接近袭击目标的地点时,舰上飞机一一起飞,随之弹雨就朝珍珠港倾盆而下。

袭击从7时55分开始,直至8时25分。随后,俯冲轰炸机和高空轰炸机组成的第二批飞机,于8时40分出击。美国停在珍珠港的八艘战列舰中,“亚利桑那号”、“俄克拉荷马号”、“西弗吉尼亚号”和“加利福尼亚号”都被炸沉。“马里兰号”、“内华达号”、“宾夕法尼亚号”和“田纳西号”受到重创。另外,还有3艘驱逐舰和4艘小船,3艘轻巡洋舰和一艘水上飞机供应船,也被炸沉。总共炸毁飞机188架,炸坏飞机63架,炸死炸伤美国官兵3435人。

这次偷袭,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已丧失了战斗力,是美国历史上遭到的一次最惨痛的军事打击。它震惊了美国,使美国的士气骤然低落下去。

翌日,一向因行动不便而深居简出的罗斯福总统,做了异乎寻常的举动。他亲自前往国会,而且没有坐轮椅,由他的长子搀扶着,走进大厅,向参众两院发表讲话。他说:

“12月7日,永远是美国的国耻日!”

接着,罗斯福敦促军队的将领们,制订一个还击日军的作战方案。

于是,美国上下全都动员起来,退出现役的军官们志愿重返前线,后来被选为飞虎队队长的杜利特尔,就是其中的一员。而献出远袭日本本土心脏——东京的计划,却是一位海军上尉提出来的。从这里可

以看出当时美国国防动员的深入程度。

这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了。美国不敢稍有疏忽,空袭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相当精确和周密。

美国要从任何一个残存基地对东京进行空袭,都距离过远,所以必须使用海军航空母舰。但又获悉日本在本土 500 英里内有雷达哨艇巡逻,空袭飞机必须从相距约 550 英里远的地方起飞,往返航程至少 1100 英里,这对海军舰载机来说,航程实在太远了。再者,美国自从珍珠港事件后,所剩下的既不多又宝贵的航空母舰,如果要停在那里等待空袭飞机返航,就会遭遇危险。所以决定使用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远程轰炸机,并决定这批飞机起飞后,航空母舰立即返航,飞机轰炸东京后向西飞往中国衢州机场降落。

詹姆斯·杜利特尔,对这次空袭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训练了一批既能在短距离甲板上起飞,又能在长距离的水上飞行的大型轰炸机,而且因为甲板下面空间有限,仅仅使用了 16 架飞机。

4 月 2 日,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被选中执行这个任务,在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下,从旧金山启锚出发。13 日,同编在航空母舰“企业号”周围的第十六特混舰队会合。“企业号”是规定负责空中支援的,因为“大黄蜂号”的飞机都装载在甲板下面。

黑夜,波涛汹涌。舰上灯火全部熄灭了,甚至天上连月光也没有。几个庞然大物在海上冒险航行。

18 日清晨,美国航空母舰舰队,在距离日本东京还有 650 英里的地方,被一艘日本巡逻艇发现。海军舰队司令哈尔西和杜利特尔会商后,一致决定,尽管要有一段额外航程,轰炸机还是立刻起飞。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是勇敢的、果断的、明智的,又是吉利的。

日本方面,这次在判断上却犯了一个大错。尽管巡逻艇已发出警告,但他们还是认为,19 日,也就是发生那次空袭的后一天,美国航空母舰才会到达可起飞的海域,日本才会遭到空袭。因而,他们调动还击的航空母舰和战斗机,整整迟了一天,而这一天,东京已是一片火海了。

4 月 18 日 8 时 15 分,美国轰炸机队,在波涛汹涌中起飞。不出 4 个小时就飞到日本,出其不意,冲破防线,在东京、名古屋、神户投下 32000 磅炸弹和燃烧弹,给了日本法西斯发动战争的心脏以致命一击。



当时,日本只有9架飞机起飞拦截,美国飞机无一伤亡,16架飞机全部安全撤离。

按预定计划,美国16架轰炸机返航后,全部于中国衢州机场降落,但却没有一架降落到衢州机场上。其中编号为“第8号”飞机,还没有飞到衢州,在海参崴北40英里的苏联国境坠毁。其余15架飞机,飞至衢州上空时,遭遇漫天大雨,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加之油料耗尽,杜利特尔不得不命令各自继机跳伞。“第1号”、“第2号”、“第3号”、“第4号”、“第5号”飞机坠落于安徽、浙江两省边境地区;“第11号”飞机,坠毁于安徽南部深山;“第6号”、“第7号”、“第15号”飞机,坠毁于浙东海岸和海面上;“第9号”、“第10号”、“第12号”、“第13号”、“第14号”、“第16号”飞机,坠毁于皖、赣、闽省边境地区(有3架飞机坠毁详细地点至今尚未查实)。

16架轰炸机上共有80名飞行员,除“第8号”机上5名飞行员降落于苏联国境外,其他75名飞行员降落后,5人不幸在飞机坠毁或跳伞时死亡,8人被日军俘获(3人被处死,1人死于狱中,4人在战争结束后获释)。所幸大部62人,均被当地中国人民所营救,并巧妙躲过日军的搜捕,安全转移,使他们生还美国。

这里必须插上一段话,才会使我们要讲的故事完美。那就是:被中国人民营救的美国遇险的飞行员,并不止上述62人。据不完全统计,二次世界大战中,经中国军民营救脱险的美军飞行员约有100多人,其中包括后来曾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仅在安徽皖南山区和皖江、淮北、淮南地区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以及人民群众,营救美国失事飞机就有5起,救出美军飞行员近20名,其惊险程度,一次比一次惊心动魄,而且充满传奇色彩。

这是后话。还是让我们回到美国的那次空袭上来吧。美国那次成功的空袭,不仅极大地摧毁了日本法西斯发动战争的心脏,迫使日本把四个战斗机大队中的100多架飞机,留在国内保卫东京,牵制了兵力;还有日本要抢先制止美国飞机再来空袭,便要南进,以切断澳大利亚同美国交通联系。这样双管齐下,日本还能如意集中精力和兵力了吗?而在美国国内,因珍珠港事件而一落千丈的士气,被极大地振奋起来。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

“施恩不望报”,又是中国人民的思想准则和襟怀。

中国人民是把奋力营救美军飞行员是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的。

里根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中国人民“救了他们很多人的性命。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中国人民营救美军“飞虎队”和其他许许多多遇险的美军飞行员，是二次大战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演出的人类至善至爱的交响曲。因此它显得特别恢宏，特别悠扬。



第一篇 天外来客

皖南,五指山,峭壁,奇峰。

可是,谁能想到,炮火连天的二次大战,一个又一个天外来客,接二连三地从天际飘落下来,于是,就有了一段世间深情。

—

4月的皖南,本来就够妍媚的了。落了一天的大雨刚刚住点,新月东升,溶溶的月光下,五指山像出浴的仙子,在云朵里躲躲闪闪,含情脉脉,显得端庄、奇伟,而又俏丽。

五指山,距歙县城东南30公里,高山上,遍生奇松怪石。峰愈高,松愈奇,环境愈险,姿态愈美。它仪态潇洒,葱翠、自若,或盖冠岩首,或侧身于壁嶂,或蜿蜒于谷壑,沟沟岭岭,都由青松点染。尤其是绝壁峰顶,它们抱石悬空倒挂,盘曲临空飞翔,独树一帜,风度飘逸,表现了倔强旺盛的生命力。

山村的夜晚向来是宁静的,村民们都已早早入睡了。蒙眬的月光,穿过朵朵灰白色的云层,在五指山顶上留恋着山乡寂静的夜空,眺望着沉睡的山峦,眺望着幽静的山村,仿佛要看看这夜深人静的时辰,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猛然,传来一种恐怖的声音,震醒了蒙眬入睡的群山,巨大的气浪,像一股狂风卷过山村,把五指山周围几个村庄的房屋掀动了几下,房顶上的灰尘,哗哗撒落在沉睡着的人们的脸上。

村民们惊醒了。

不少人披衣坐了起来。

轰隆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

呵,是飞机声!

尖啸的响声,在宁静的山乡显得特别恐怖。发动机咯咯的颤抖声都听得真切了,山谷也震动得咯咯作响。机翅划出的气浪,拍打着山梁,排山倒海似地呼号。

天空轰鸣,大地抖动,撕心裂胆。

接着,飞机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啸,机身一头撞到了五指山上,发出

一声闷雷似的巨响。巨响滚过山谷，轰隆地扩散。

轰鸣声戛然而止。

山乡恢复了平静。

然而，山村里的许多村民却彻夜未眠。

五指山坠毁的这架飞机，是美军“飞虎队”的“哈锐卡锐尔”号，编组为“第11号”。

在飞机坠毁前一瞬间，机上飞行人员相继跳伞，降落在五指山周围的小洲、铁斧、下柔太等几处高山峡谷里。

机长格兰宁，降落在五指山东麓的一座高壁上，高壁下边有一块块梯式茶园。这里距村庄较远，村民来这里劳作，必须备足一天干粮，为了歇脚，建有一座小亭，名叫茶亭。格兰宁在高壁上呆了一夜。

上半夜，昏黄的月光下，格兰宁看到云铺深壑，絮卷危岩，脚下底上像一片汪洋似的，面前那五座高耸的山尖，露出海面，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落在了高山上还是落在了孤岛上。

到了下半夜，新月落山，雾海迷蒙，高耸的山峰被隐蔽起来，山风又起，雾潮上涨，云水从身边漫过去，全身淹没在迷雾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了，格兰宁知道，自己站立着的无论是高壁，还是孤岛，脚下必然是深渊，他连半步也不敢移动了。

格兰宁抱着双膝，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块峭石上，直到看见悬岩上和山坳间的松树尖顶开始变成了紫红色，渐渐又闪闪地发起光亮，告知他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格兰宁揉了揉疲惫的眼睛，站起身来，迎着还不太刺眼的太阳晕光看去，禁不住地“呵”了一声，不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层峦叠翠，峰峰相连，形如刀削，色同苍玉。山上的青松，似擎天巨人，如龙腾虎跃，或卧或立，或俯或仰，或曲或伸，令他魂系梦绕。与昨日上演的一幕幕壮烈和恐怖，恍如隔世。

眼前的情景，使格兰宁的心绪有些振奋起来。看到那悬崖绝壁处的青松，他心里生起绝路逢生的感觉。

天大亮了。

格兰宁抬起手，看到手表上的计时是：

1942年4月19日6时30分。

格兰宁试探着朝山下走去。

一阵阵强劲的春风，掠过树顶，林木立即苏醒了，清脆响亮地喧哗起来。山雀唧唧啁啁啼叫，布谷鸟拍打着翅膀悠扬地唱着飞向山下的



田野。刚刚醒来的啄木鸟,起初发出一两声还没有把握的啄木声,接着一声接一声欢快地奏起欢乐的乐曲。

这悦耳的曲子,在格兰宁的心头撩起一丝丝温馨。他希望山下等待他的是一个好运。

山路崎岖,有的地方甚至没有路,格兰宁走得十分吃力,走走停停,一边恢复体力,一边警觉地观察周围环境,思索山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没有被日军占领?

果然,格兰宁远远看到有一个人在山谷里走动。起初,他隐蔽起来,怕被那人发现。后来,那人从峡谷向这边走来,愈走愈近。他看清了,竟然是副机长莱德,不禁脱口叫道:

“呵!莱德!莱德!”

格兰宁还未探清这儿的环境,不敢高声大叫,但山谷有扩音,把喊声送入了莱德的耳鼓里了。莱德没有想到,会遇到格兰宁,便张开两只手臂,飞也似的朝格兰宁奔来。

格兰宁在4月1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清晨,我尽可能朝山下试走。走到有些梯田的地方——这是山民文明的标志之一。我就坐在梯田边几乎不能坐的地方,因为它在峭壁高高的上方。我远远望去,看见有人在走动。令我高兴的是,我看到了莱德,他正在山下穿过一个山峡。”

莱德同格兰宁会合后,两个人的胆子壮了许多。而且从这优美的环境中,从这些还没有被损坏的梯式茶园中,推测这儿的情况不会太糟。而且,他俩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进食了,又走了一早山路,已是饥肠辘辘,打算下山找山民弄点吃的,探听探听情况,再考虑下一步如何脱险。

两人合计好后,继续向山下走去。他俩在丛林间艰难地行走了8华里,衣服被荆棘划破几个裂口,到达和尚山。这里有两间残败的破庙,庙里只有几尊泥菩萨,仍没有人烟,但却找到一条小径,又走了数华里,来到前坑。

在皖南山区,把山谷称做“坑”。前坑,是五指山的一个大谷口,谷口外出现了一个村庄。格兰宁和莱德走到村口,停住了脚,见一条清澈的山溪,欢腾地绕村流过。溪流上架着一座不宽的木板桥,木板桥悬空架着,虽然很高,但两边都有栏杆扶手,可以安全地通过去。

格兰宁和莱德没有立即过桥。他俩站在桥头,怀着期望的心情,机警而又祈盼地向村里探望。

二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可是山村里还笼罩着一层波浪形的灰蒙蒙的朝雾。

惊疑一夜的小洲乡村民都起了床,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探望、询问,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学校长张建华,清早也起了床,他心里比谁都焦急。但他比较沉着,洗漱完毕,泡了一杯茶,坐在客堂里,思考着夜晚的爆炸声,判断是飞机失事,而这爆炸声就在不远处。如果是飞机失事,会是哪一方的飞机呢?是我方,是敌方,还是友方?都有可能,因为他知道,盟军已派出航空队帮助中国抗战了。

正在张建华思考之际,一名学生跌跌撞撞地跑进屋来。

他名叫张荣华。

张荣华气喘吁吁地说:

“校长,校长!村头来了两个红头发、绿眼睛的外国人!”

原来张荣华和另外两名学生,清早跟着大人们到村头探望。大人们边议论,边猜测,走得慢;小孩子们胆大,一口气跑出村口,在桥头碰上了两名飞行员。

孩子们见两名外国人,先是一惊,然后装出镇静的样子。张荣华睁着大眼问道:

“你俩是谁?”

两个外国人没有回答,另两个孩子警觉地又问道: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来这里干什么?”

两名飞行员哇哩哇啦讲了一阵,孩子们听不懂。

张荣华天真地对着另两个孩子耳语了几句。两个孩子站在桥头,监视着。张荣华一溜烟地跑回村里去了。

两名飞行员还想向孩子问几句什么,但孩子已经不搭理他俩了,装做看着远处,但眼睛却斜盯着他俩。

张建华校长听了学生的报告,判断是飞机失事的飞行员,并从学生所报告的形状看,知道是外国飞行员。他立即放下茶杯,跟随张荣华快步向村头走去,一边走,一边猜测会是哪个国家的飞行员?

来到村头木板桥畔,张建华看到了两个外国人。他放慢了脚步,用眼睛审视着,见那两个外国人,白白的皮肤,高高的鼻梁,黄头发,蓝

眼睛。两人一高一矮,高个在1.8米以上,矮个也有1.7米,各人背上背了一顶降落伞。

张建华一眼就看出他俩是美国人。

这位小学校长,是一个很有阅历的人,抗战前在上海经商,上海沦陷后,返乡办教育。在上海经商时,他见过不少外国人,对美国人一般是能分辨出来的。张建华三十七八岁年纪,白净的脸,修长个子,穿一件藏青色合体的长衫,颇有点学者的风度,当他判断出两名飞行员是美国人时,忙伸出手表示欢迎。

格兰宁和莱德碰上3名中国的小学生,没说几句话,见一名学生竟自向村里跑去,知道是去报信,另两名学生虽远远保持距离,但明显是在监视他俩,也不理会,心里惶惶地等待着。

张建华的出现,使格兰宁和莱德慌张的神色平静多了。他俩见这位中国人,举止文雅,态度热情,没有敌意,见他伸过手来,也友好地伸出手,握住张建华的手。

格兰宁和莱德急于想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问道:

“先生,这里是沦陷区,还是游击区?”

张建华青少年时期是在私塾的塾馆读的书,学的全是古文汉语,他没进过洋学堂,不懂英语。但他从两位美国飞行员的神态和所作的手势,明白是要知道这儿的情况,急中生智,连连说:

“孙中山!孙中山!”

这个名字,美国飞行员不仅听得懂,而且含有政治环境的意义。两名飞行员佩服了张建华的聪明,会意地笑了笑。

格兰宁和莱德用各种方式,说明他俩是美国人,是中国的盟军。张建华会意地点点头。

彼此的思想感情开始沟通。

张建华先将两名飞行员接到他的家里。他知道飞行员在山林里呆了一夜,没有吃饭,准备弄点好吃的款待客人,略尽地主之谊。但格兰宁和莱德饥饿之极,拍拍腹部,表示立即就想吃点东西。张建华让他家人拿出自家早餐吃的苞芦果。

格兰宁和莱德,见到黄灿灿的苞芦果,不知是什么食物,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直摇头,不知如何下口?

张建华见状,拿起一个苞芦果,吃了几口,然后做个手势,让美军飞行员吃。

格兰宁和莱德这才一人拿了一个苞芦果,连吃了几口,放在嘴里